

2月21日,北京艺术中心音乐厅里,指挥家张艺挥棒,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以音符“起舞”、回旋。在这场着重体现芭蕾舞剧配乐精华的音乐会上,中国作品《鱼美人》与《红色娘子军》的选段分列首尾,衔接着、呼应着,包裹起一整场演出的轻盈浪漫,留下中国艺术家对这门舶来艺术的解读印记。

它们都是著名作曲家杜鸣心的作品。2024年,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首演一甲子,声势浩大的巡演走遍全国,关于这部经典作品的种种探讨再度回到视野。一部经得起考验的佳作究竟如何写成?它对当下的文艺创作有何启迪?近日,记者与97岁的著名作曲家杜鸣心面对面,听他再次打捞起记忆中那些闪光的往事。

从“明星”到“鸣心”

杜鸣心的音乐人生,是一个篇幅漫长的故事。

1928年,杜鸣心出生在湖北潜江。因为父母都爱好音乐,小时候,杜鸣心就用家里的手摇唱机听戏曲和流行歌。短暂如梦的童年被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碎,1937年8月,淞沪会战打响,杜父率部队开往上海前线。临行前一晚,他带着儿子去汉口剧院看了一场荀慧生(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演出,第二天一大早,杜鸣心还没醒来,父亲便赶回了部队。父子俩不会料到,这次睡梦中的告别,竟成了永诀。

几个月后,杜源勋在苏州河保卫战中阵亡殉国,母亲把杜鸣心带回了潜江老家,住进了战时儿童收容站,后来,杜鸣心又与其他战区来的孩子一起辗转到了重庆,住在永川县战时儿童第二保育院。

1939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重庆创办了育才学校,培养从后方各个保育院中遴选出的具有一定艺术天分的孩子。有一天,在育才学校担任音乐组指导员的任虹带领来到杜鸣心所在的保育院。欢迎会上,杜鸣心领唱《松花江上》,任虹从杜鸣心的歌声中觉察到了他的音乐天赋,四百多个孩子里,杜鸣心脱颖而出,入选育才学校。

那时,育才学校建在重庆郊区北碚的凤凰山里,虽然交通闭塞,条件艰苦,陶行知仍然尽力帮孩子们找来了三架钢琴。11岁的杜鸣心第一次见到了这件昂贵的乐器,而教授他钢琴和视唱练耳的正是著名音乐家贺绿汀,《渔光曲》的作曲者任光则亲自为他讲解乐理、作曲与和声理论等课程。杜鸣心的音乐生涯,在这所学校里正式开启。

一年后,育才学校在重庆举办了音乐会,杜鸣心演奏了歌剧《自由射手》选段和一首钢琴小品,台下的观众席里,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郭沫若、田汉、何应钦、冯玉祥等众多著名人士都在静静聆听。也是在此时,杜鸣心把自己的名字从“明星”改成了谐音的“鸣心”。“明星”这个寄托着无限希冀的名字原本是父亲为他取的,改名“鸣心”,既是为了缅怀父亲,也在表达自己的音乐理念:“我要用音乐表达感情,用音乐来写我的心。”

“常青就义”有巧思

1964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照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被定为新中国成立15周年的献礼剧目。那时,吴祖强、杜鸣心两位作曲家已在舞剧《鱼美人》中成功合作,《红色娘子军》的音乐创作再次落在了他们的肩上。

“决定把电影《红色娘子军》改编成芭蕾舞剧的时间已经非常晚了,差不多到了1964年将近夏天的时候,开始想让两个人来创作,但时间来不及,开夜车也赶不上。”于是,杜鸣心和吴祖强邀请了施万春、王燕樵、戴宏威3位年轻作曲家,大家分头创作,吴祖强负责序幕、第一幕和第四幕前半场,杜鸣心负责第四幕后半场和最后一幕,王燕樵、施万春、戴宏

民族音乐的基因无可取代 97岁作曲家杜鸣心 再忆《红色娘子军》

杜鸣心



威分别创作第二幕、第三幕和第五幕,大家齐头并进,用两三个月赶出了钢琴谱。施万春曾回忆,为南霸天家中的情景谱曲时,他彻夜不眠:“想各种恐怖镜头,白天一照镜子,头发几乎都掉光了,枕头上、地上到处都是。”

然而,由于时间太过紧迫,《红色娘子军》的音乐形式有些混乱,周总理要求进一步完善这部舞剧,首演结束后,大家即刻着手。

男主角洪常青的主题由杜鸣心所写:“他是一个比较现代的革命领导干部,应该更开阔一点,用革命歌曲的音调和风格来表现”。“常青就义”是全剧的高潮片段之一,这段音乐融入了《国际歌》的前两句旋律,但实际排练时,演员觉得在台上演的时候还不够大义凛然,尤其是走到刑场的过程太快了,于是,给这个环节延长时间的难题给了杜鸣心。

苦思冥想好几天,他把《国际歌》的两句改成三句,第一句用铜管在低音区表达就义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势,第二句不结束,继续用小号音色高八度抒发慷慨激昂的心绪,第三句用合唱人声推高气氛,难题遂解。

“万泉河水”曾重写

家喻户晓的《快乐的女战士》《万泉

河水清又清》也出自杜鸣心之手。为了让旋律更有故事发生地的特色,他走遍了半个海南岛,听了很多黎族的音乐。《万泉河水清又清》的灵感同样来自海南当地的民间音乐。起初,杜鸣心所写的第一稿在审查时被批评,一时间,中央芭蕾舞团全团的人都被号召来写《万泉河水清又清》,作曲者名字一律回避,结果大家“盲选”的,还是杜鸣心的作品。“这一次我用了海南当地的渔歌。”杜鸣心说。

《红色娘子军》的音乐修改持续了两到三年。乐队总谱出版时,杜鸣心负责定稿:“我们‘发动群众’把每一页乐谱挂起来,让乐手们看每个声部存在哪些问题,然后马上修改。”

2024年,《红色娘子军》首演60周年,中央芭蕾舞团带着这部看家大戏,从见证它面世的天桥剧场开启巡演,走向全国——这部在当年的艰苦条件下孕育出来的作品,散发着旺盛的生命力。“《红色娘子军》故事感人、舞蹈创新、音乐动听,在它之前,从来没有一部芭蕾舞剧拿着热兵器上台。”杜鸣心总结道。中国艺术家把全部心血和来自这片土地深处的文化基因深深烙印在这部作品里,换来了一代代观众对《红色娘子军》的赞赏与认同。

耄耋之年仍创作

一直以来,杜鸣心的音乐被视为“用洋乐器讲中国话”的典范。“我们当然可以学习和借鉴现代的、西方的作曲技法,但它们永远都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民族音乐。”怀揣这份坚定的理想,1976年,一直在外工作的杜鸣心回到中央音乐学院,任作曲系主任和教授,育人成材,不遗余力。

在为中国作曲事业输送大量人才的同时,杜鸣心笔耕不辍,踏足各个领域,捧出协奏曲《春之采》《献给鼓浪屿》、舞剧《玄凤》《牡丹仙子》,交响诗《洛神》《天地之滇》等一众精彩作品,直到今天,耄耋之年的他依然创作不息。

2017年,应国家大剧院委约,杜鸣心手写为钢琴和乐队而作的《北京颂》,献给这座他生活多年的城市,长笛化作鸟鸣,京剧片段《夜深沉》若隐若现,胡同里的旧时光仿佛去而复返,国际都市的包容繁华也在轻快的节奏里熠熠流淌。2023年,杜鸣心与儿子杜咏共同执笔为中央歌剧院创作的大型交响情景歌剧《奋斗》首演。这一年,杜鸣心95岁。

“作曲教师”孜孜不倦

在以音符书写时代和民族记忆的同时,老师这个身份也伴随杜鸣心走过了大半人生。从21岁成为中央音乐学院的助教开始,几十年教学生涯里,他是真正的桃李满天下。1976年,此前一直调动在外的杜鸣心再度回到中央音乐学院,担任作曲系主任和教授。两年后,改革开放的大幕开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迎来了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学生,至今,他们依然堪称我国音乐界的中流砥柱。这批学生中,叶小纲、瞿小松、刘索拉等许多人都曾是杜鸣心的学生。如果把时间跨度再拉长些,这份名单也可以展得更长——施万春、王立平、张丕基、王黎光、徐沛东等众多如雷贯耳的作曲家都曾跟随他学习。

“是国家培养了我,如果当年国家不派我去苏联留学,我不可能成为一名教作曲的老师。”跨越几个时代林林总总的故事,最终回到了这一句简短朴实的剖白上,于杜鸣心自己而言,“作曲教师”已然是最恰当的称谓。

据北京日报 北京晚报



留学苏联时在莫斯科大剧院前留影